

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面旗帜

——谈郭小川和贺敬之诗歌的风格

唐文斌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册上，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名字是与政治抒情诗的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作品在群众中广为传诵，对我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面旗帜。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两位生活经历、创作道路、艺术风格都极为近似的诗人的独特贡献，本文试从诗歌的思想性、抒情性及意境的创造等方面，对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加以粗浅的比较，以求教于广大读者。

—

政治抒情诗，顾名思义，是诗人表达对政治生活的见解与态度的诗歌。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从不跟在生活的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生活的真谛，给人以新的启示和鼓舞。郭小川和贺敬之就是这样的诗人。他们总是力图使自己的诗歌，对于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作出鲜明独特的有力回答。我们不妨以两首政治抒情诗作一比较。

一九五六年前后，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郭小川曾“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这就是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著名诗篇在内的组诗《致青年公民》。诗人以对祖国、对人民和对新生活的深切的

天”作结，借屈原放逐呵壁问天、发泄愤懑、抒写愁思的历史，进一步写贤人不容于世，深沉倾吐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感讽》其一写县吏对百姓的敲诈勒索。县官威逼恐吓，越妇好言侍候，县吏饱餐而去。到此总该收场，但诗人紧接着推进一层：“县官踏餐去，簿吏复登堂。”春蚕方动，县官即来收丝收税，恶鬼刚走，凶神又来登门，在官吏无休止的

剥削下，人民怎么活下去，这种社会状况还能维持多久？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这种写法，很引人深思，把揭露剥削的主题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贺苦心为诗，镂玉雕琼，很注意诗美的创造，他把一生贡献给了诗歌创作，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认真研究李贺诗歌的艺术技巧，对于提高诗歌的创作水平很有益处。

爱，热情地歌颂了在祖国的大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为“轰响着的拖拉机把荒地上的每一片草丛清除”，“矿井高架上的灯光驱散了草原上沉沉的夜雾”而欢呼；他为“黑暗久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而歌唱。但是诗人并没有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沉醉。他的目光，透过生活的表面，看到了现实的深处。他一再唤起“在祖国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的”年青一代，要正确看待生活，勇于投入斗争。在《投入火热的斗争》中，诗人写道：“迎接你们的却不尽是小鸟的悦耳的歌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常有凄厉的风雨和雷的轰鸣……祖国它无比壮丽，但又困难重重呵！”他告诉青年人：“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为了突出他对于生活的这一基本认识，在《向困难进军》等诗中，诗人又再次告诫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非平安无事，就在阳光四射的早晨也时常有风雨来袭。帝国主义者对着我们每天都要咬碎几颗吃人的牙齿，生活的河流里随处都可能埋伏着坚硬的礁石，旧世界的苍蝇们在每个阳光不曾照进的角落生着蛆……。新生的事物每时每刻都遇到没落者的抗拒……。”他热情地鼓动大家：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这战斗的诗句，犹如进军的号角，鼓舞了青年们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给了他们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几乎与此同时，贺敬之为庆祝党诞生35周年，写下了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颂诗。诗人以奔放的热情的歌颂了我们美好、幸福，充满着劳动和创造的现实生活。诗人写道：“呵，多么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国；呵，多么好！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生！”他要“把笔变成千丈长虹，好描绘我们时代的多彩的面容”，他要“让万声雷鸣在胸中滚动，好唱出赞美祖国的歌声！”他从用“我们生命的彩笔”所写下的“千万个：‘第一，第一，第一……’”中看到：“在中国的神话般的国度里，创造一切的神明正是我们自己！”而使我们的生命获得“永恒的活力”的却是党！“党的血液，党的脉搏，党的旗帜，党的火炬！”尽管“我们共和国的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面前，还有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还会有不测的风雨”，但是，诗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只要我们继续跟随党前进，“未来的世界，就在我的手里！在我——们——的手里！”诗人号召我们“踏破未来年代的每一道门槛”，推醒一九六七年——沉睡的朝阳！”他在诗中写道：

——呵，今天	那样！
多么美丽！	呵！我们——
多么好！	共和国的建设者！
但是，	让我们
这	更快地
还不够	为我們的大地
明天呵，	更换新装！
必须	

诗人以他那丰富的想象，描画了祖国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他那激情洋溢的诗句，唤起了人们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催动着人们向新的更加伟大的目标前进。

从这两首诗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尽管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以包孕深厚、激情洋溢、气势磅礴而著称，但是它们反映生活实际着眼点却是不其相同的。比较起来，郭小川善于从事业的艰巨方面、困难方面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他在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同时，总是注意揭示前进中的困难、胜利后的斗争，提醒人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准备迎接新的考验。因此他的诗歌常常显得比较深沉、尖锐而又严峻，启人深思。贺敬之则更善于从我们事业的光明方面、宏伟方面来鼓舞人们的热情。他在描绘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的同时，总是引导读者从历史的回顾中，展望革命发展的前程，提醒人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胜利，要为更加美好的未来继续战斗。因此他的诗歌总是那样地热烈、明快而又振奋。

诗人这种选材立意和主题开拓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所获得的感受和观察生活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一般说来，郭小川同志是以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战士的心胸来观察生活、思索问题的。多年的艰苦斗争的考验，炼就了他一双警觉的哨兵般锐利的眼睛，他常常能够通过生活的河流里一朵微小的浪花，而透视到它的深处，发现其中的隐秘，揭示蕴含的真理，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他主张：

“我们要求从革命发展的伟大现实中提炼出诗来，用以概括生活，推动革命。既然如此，就得有对革命现实的真知灼见，有实实在在的革命情怀，把人民群众的心声铭记在耳，感念在心，然后提炼为诗的语言的晶体。”他的诗歌就表现了这种对于“革命现实的真知灼见”。他在“香甜的甘蔗林”里，想起了“遥远的青纱帐”，唤起了人们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好传统的回忆。他面对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的厦门宝岛，却看到了祖国海防前线那“非凡的性格”，歌颂了她的“庄严和秀丽、英雄和壮美”。他通过一条普通的“乡村大道”，提醒我们：革命的道路是险峻而崎岖的，“如果只会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郭小川同志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敏锐独到的观察，愈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表现得愈是突出。在他用自己的生命所凝成的两首秋歌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不仅透过团泊洼秋天表面的平静，看到了人们内心深处“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而且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四人帮”。他大声疾呼：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

见鬼去吧，三分杂念，半斤气馁，一己声名；

滚它的吧，市侩哲学，庸人习气，懦夫行径。

.....

磨快刀刃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

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暗藏敌人的花色皮层。

.....

这是惊雷怒涛般的呐喊！这是闪电烈火般的呼唤！听到这坚强有力的战斗歌声，怎能不令人周身血液沸腾，壮志豪情倍增呢！

与郭小川比较起来，贺敬之则更善于从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中来认识生活。这是一个“吃了延安的小米饭长大的”诗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事实中，坚信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坚信我们的事业有着无比光辉灿烂的未来。这就使得他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来认识现实生活中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从而揭示出它们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诗人认为：应该用革命的理想照亮生活，从而“把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用独特的方法反映得神彩焕发，给人以千里之目，使人‘更上一层楼’。”他的诗歌正体现了他对于革命理想和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以及对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可以说，这个特点贯穿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始终。在《回延安》中，他一方面歌颂了十年来延安的巨大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从历史的回顾中，歌颂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预祝延安“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在《三门峡——梳妆台》中，他描述了黄河女儿昔日的辛酸，今日的欢欣，还向我们展示了宏伟壮观、振奋人心的“治黄万里图”。在《雷锋之歌》里，他不仅热情地歌颂了平凡而伟大的雷锋精神，而且从亿万人民学习雷锋运动的展望中，预示性地描绘了“遍地青松，个个雷锋”的感人图景。即使是在痛斥“四人帮”，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八一之歌》里，诗人也是将历史、现实与未来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表现了当“乌云笼罩天空，强震摇撼大地”时人民的悲痛和愤怒，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唱出了“胜利——在五十年漫漫的征途中，胜利——在未来崭新的世纪里”的执着信念。这就使他的诗歌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从而显示出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

二

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诗歌在文艺领域上独树一帜。旗帜上高标着两个大字：抒情。”郭小川也曾明确地指出：“诗是表现感情的，当然也表现思想，但感情可以说是思想的‘翅膀’，没有感情，尽管有思想，也不是诗。”一个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不仅应该具有对于生活的独到见解，而且应该探索表达自己感情的独特方式。郭小川和贺敬之在这一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找到了适应自己诗歌内容需要的表现方法。郭小川的诗歌以富于哲理性见长，贺敬之的诗歌则善于借助奇异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取胜。

读过郭小川诗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的诗歌气度恢宏，感情豪放，而这种豪迈奔放的激情又常常表现出锐利的思想锋芒，带有浓郁的哲理色彩。他在总结自己诗歌创作经验时曾说：“最重要的是：多多观察生活，多多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慢慢悟出一些新颖、深刻的哲理来，并给予它以诗意的表现。”所谓“诗意的表现”，就是“融理入情、寓情于理”的方法。他善于将来自生活的哲理，经过心灵的温暖，浸润上感情的乳汁，凝结为诗的晶体。在他的诗歌里，深邃的哲理借助于感情的翅膀，飞腾跳跃，叩动读者的心扉；炽热的激情又因为融进了睿智的思想而显得生气勃勃，精警动人。它们二者是那样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使我们很难分清，哪里是诗人的思想，哪里

是诗人的感情。请读读这些诗句吧：

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花色衣裙，
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真珠，石头要化作黄金。

——《闪耀吧，青春的火花》

往后的生活啊，纵有千难万难，
我们的人哪，却有压不烂的钢臂铁肩！

往后的世界啊，纵有千险万险，
我们的人哪，却有吓不破的忠心赤胆！

——《秋歌之二》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团泊洼的秋天》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秋歌》

象这样的诗句，在郭小川的诗歌里俯拾皆是。它们感情强烈，但不浮泛；思想深刻，但不外露。它们所给予读者的启示是巨大的，因此，常常成为“一篇之警策”，把诗人对于生活的诚挚感情和深刻认识，画龙点睛地传达给了读者。

在贺敬之的诗歌里，诗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赞美、以及对于理想的渴望等等，则大都是借助于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来表现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表现共产主义的广阔胸怀和英雄气概，比起古人，甚至更不能满足于一般的所谓‘写真实’的方法。这需要更鲜明的色彩，更响亮的声音。诗人有最大的权利运用‘不平凡’的情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的形式。”从他的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那样奇妙地展开了自己想象的彩翼，飞舞蹁跹，上天入地，从而将自己放纵奔流的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在《十年颂歌》里，他曾把新中国比做一匹“革命战马”，“马头高举，向东方滚滚红日，马尾横扫西天残云落霞！”多么富有气势的比喻呀！它写出了新中国诞生的意义，更表达了诗人由衷的欣喜之情。在《东风万里》中，诗人又用这样的诗句来描绘祖国的变化：“看，五千年的白发，几万里的皱纹，一夜东风全吹尽！”寥寥数语，包含了多么深厚的内容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灾难深重的祖国如今返老还了童！在这大胆的夸张和生动的形象中，寄托了诗人多么丰富的感情啊！为了突现诗人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美和歌颂，他在《放声歌唱》里，甚至奇异地想象：“我们古代的诗人们”正站在云端，向我们发出赞叹，而“未来世纪的公民们”，也为我们“这样神奇地越过了他们居住的地方”而感到惊讶！这种借古人和后人之后来抒发诗人之情的方法，是多么巧妙啊！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思路极为开阔，可以说，天上人间，海洋陆地，几乎无所不到；大至宇宙，小至尘砂，几乎无所不包，真所谓“神驰古今，思游八极”了。这些想象植根于现实生活，反映着客观规律。它为诗人的革命激情穿上了一件光彩夺目的外衣，从而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三

注重意境的创造，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意境，是指诗歌中饱含着诗人感情色彩的艺术画面。它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诗人艺术构思的结晶。一首新颖独特的好诗，往往同时又具有蕴藉深厚的意境。它不仅能使读者看到诗中的画面，而且能使读者在意境中游目骋怀，引起更多的联想和想象。所以，政治抒情诗的写作也一定不能忽视意境的创造。在这方面，郭小川和贺敬之各有独创。

郭小川曾经说过：“没有典型环境的描写，甚至没有对大自然的特殊情景的描写，往往是不利于抒情的，是会影响思想的深刻性的。”所以，他始终把描写“大自然的特殊情景”，作为自己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有力手段。例如，在《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一诗中，他就“用心地写了那里的地方特色”：

这片土地哟，头枕边山、面向国门，
风急路又远啊，连古代的旅行家都难以问津；
这片土地哟，背靠林海、脚踏湖心，
水深雪又厚啊，连驿站的千里马都不便扬尘。

这片土地哟，一直如大梦沉沉！
几百里没有人声，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
这片土地哟，一直是荒草森森！
几十天没有人影，但见蓝天、绿水、红日如轮。

这片土地哟，过去好似被遗忘的母亲！
那清澈的湖水啊，象她的眼睛一样望尽黄昏；
这片土地哟，过去犹如被放逐的黎民！
那空静的山谷啊，象她的耳朵一样听候足音。

这些生动形象的诗句，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幅昔日北大荒的真实图景。它既美丽、富饶，又荒凉、冷落。通过诗人的描述，我们仿佛听到了北大荒这个曾经“被遗忘的母亲”，在向人们诉说自己的不幸，在控告旧制度的罪恶，在向她的儿女发出热切的呼唤。这种气氛的渲染，就为下文所讴歌的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次伟大的进军”做了有力的铺垫，显得水到渠成，巧妙自然。在郭小川诗歌创作的后期，他更从古人“感物咏志”的方法中受到启发，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某些具体的自然景物上，通过对这个特定环境的细致描写，创造出个真实感人的艺术境界。他曾经用这种方法成功地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松歌》、《楠竹歌》、《团泊洼的秋天》等优秀诗歌。在这些诗篇里，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所表达的思想，无一不和诗中所创造的那一特定场景有关。这就使得全诗的景、理、情三者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意境。

清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很明显，从郭小川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是以“写境”为主的。诗人总是力图“用心地”写出景物的“地方特色”，努力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使他所创造的意境亲切感人，真实可信。

在贺敬之的诗歌中，我们则更多地看到了屈原、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的笔势雄健，感情奔放，想象奇特，在创造意境的时候，往往不受实际生活场景的束缚，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是采用“缘情设景”的方法，即根据诗人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自由地将各种富有特征性的事物，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幅幅理想中的生动画面。例如在《雷锋之歌》的第二章中，诗人表达自己对雷锋由衷的崇敬和赞美时写道：

……我奔向你面前！

带着

母亲给我的教训，

和我对你

手足的深情……

仿佛一刹那间

越过了

千山万岭……

呵！我象是

突然登上泰山，

站立在

日观峰顶……

我看见

海浪滔滔的

母亲怀中——

新一代的太阳

挥舞着云霞的红旗，

上升呵

上升！……

……惊蛰的春雷呵，

浩荡的春风！——

正在大地上鸣响，

正在天空中飞行！

一阵阵，

一声声——

“雷锋！……”

“雷锋！……”

“雷锋！……”

道路上的列车呵，

海港里的塔灯——

有多少个车轮

在传诵呵，

有多少条光线

在回应……

一阵阵，

一声声——

“雷锋！……”

“雷锋！……”

“雷锋！……”

从巍巍的日观峰顶，到滔滔的大海之中；从道路上的列车到海港里的塔灯，在这短短的诗行中，闪动着多少感人的画面啊！而把这些不同的画面串联起来的，是诗人感情的红线。不用说，这些画面，已经不是某些具体生活场景的再现，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形象化的写照了。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郭小川和敬之不仅创造意境的方法不同，就连描绘形象的方法也是各异的。郭小川从古典辞赋中吸取了营养，他善于采用铺陈排比的方法，多方渲染，层层烘托，反复咏叹，从而将所要描绘的事物表现得穷形尽相。贺敬之那纵横驰骋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感情，则不允许他对于事物进行过细的描绘。他善于借助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大笔勾勒，跳跃式地描写，从而为读者的想象留下广阔的

空间。例如同是描写三门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郭小川是这样写的：

来到了黄河滩——不见黄河面，
但见那溢流坝下，喷云、飞雪、开放白牡丹；
来到了三门峡——三门落深渊，
威风凛凛一条坝，把峡谷变成一座马蹄形的山。

旧梳妆台打碎啦，“娘娘”住进了新宫殿，
英雄的儿女，用双手将方圆几千里的明镜高悬，
炼丹炉歇火了，中流砥柱换了班，
水电站的电流，就要乘风驾线走中原。

狮子头垂下去啦，混龙不再叫啸滚翻，
昨天的黄土坡上，飞荡着载满歌声的船帆；
神鬼失灵了，禹王爷爷赋了闲，
勤快的姑娘，在黄河水里洗净了雪白的衣衫。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啊，中华民族的摇篮，
于今换上新装，朝见社会主义的新市面；
招灾闯祸的浪荡子啊，横冲直撞的疯癫汉，
从此改邪归正，把一腔热血交付万顷良田。

贺敬之是这样写的：

我们来呵，我们来，
昆仑山惊邱山呆：
展我治黄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望三门，门不在，
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
银河星光落天下，
清水清风走东海。

贺敬之的“三门峡图”正如中国画中以酣畅淋漓、勾勒简炼的大泼墨手法所绘制成的写意图一样，虚中有实，实中见虚，境界开阔，气势非凡。诗人的情怀正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而郭小川的“三门峡图”，则更为细腻和丰满，就象大海涛声之中有和风细雨，巨浪过后又不断滚动着朵朵浪花。它令人想起了中国画中以兼工带写的手法所绘成

的宏图巨制，淋漓大墨之中见精致。

由于这两位诗人创造意境、描绘形象的方法不同，所以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郭小川诗歌中的形象写实性较强，一般都是生活中比较具体实在的东西，可感、可触、可见。例如：楠竹、青松、乡村大道、春光、秋景、甘蔗林、青纱帐等等。这些形象小中见大，寓意宏远，能够启发人们深刻的联想。贺敬之诗歌中的形象概括性较强，它们一般是诗人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的结果。例如《放声歌唱》中所塑造的“正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的党的形象；《十年颂歌》中出现的“高举‘现实’的万里长鞭，挺身站立——在天安门上，满面笑容——在五星旗下”的祖国“巨人”的形象；《八一之歌》中出现的“襟怀里”“卫护着”“祖国的红色江山”，“肩上”“巍然屹立”着天安门城楼的人民军队的形象等。就连《雷锋之歌》中的雷锋，也已经不仅仅是生活中的某一个个人，而成为“我们阶级的整个新一代的姓名”了。这些形象含量深厚，气魄宏伟，给人的教益是巨大的。

对于一个优秀诗人来说，他的创作风格绝不会是单调划一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诗人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加以比较。事实上，要想将他们的风格截然区分开来，那是十分困难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下述事实，即郭小川和贺敬之都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闯出了各自的崭新道路。他们的贡献，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期望更多的诗人能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吸取有益的借鉴，为我国政治抒情诗的繁荣做出新的努力。